

女儿情

何琼崖

耿宝著

中国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出版





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女儿情》以第一人称写了一个干部女儿耿提宝银生，从幼小至中年成为女儿作家的复杂、奇特又真实可信的经历即小说的情节。

因为以女儿口吻写女儿，以女儿特有风韵与格调写女儿形象，故在在给人真切动人感。

主人翁这女儿生涯既平淡无奇，又不可企及，小说便有平中见奇，直而多曲，常中含非常的妙处。所以成为一部思想深刻、艺术多彩的佳作，叫你一旦捧读便不易释手的魅力。

目 录

第一部分 少女时代

- 一 我的诞生..... (1)
- 二 滚成泥人..... (7)
- 三 生米稀饭..... (13)
- 四 上学读书..... (20)
- 五 “划个招吧”..... (26)
- 六 瓜秧没了..... (32)
- 七 茆鸣老师..... (38)
- 八 数学版演..... (45)
- 九 亭亭苏金..... (53)
- 十 小考得中..... (63)

第二部分 文革风暴

- 一 父亲被批斗..... (72)
- 二 外公疼外孙..... (78)
- 三 舅舅欺外甥..... (86)
- 四 推荐上大学..... (93)

第三部分 工作遭遇

- 一 拚命工作..... (100)
- 二 九死一生..... (107)

第四部分 女儿恋情

- 一 邂逅小弟弟阿骥..... (123)
- 二 开在心扉的郁金香..... (134)

第五部分 圆作家梦

- 一 我和彭莺的心愿..... (174)

二	彭葛上阵便退兵·····	(182)
三	我的婚姻的苦闷·····	(193)
四	我派桂桂去试探·····	(199)
五	偷偷摸摸非藏私·····	(208)
六	创作的苦与乐·····	(217)
七	一十万二十万·····	(225)
八	游花果山似梦非梦·····	(233)
九	圆了女作家的梦·····	(245)

第一部分 少女时代

一 我的降生

我听祖母狄陈氏与外婆程谷声说我母亲汤大伟生我的情景：

一九五三年八月里，天空的骄阳象蒸笼似炙烤着瓜城的土地，汤大伟的心象骄阳般火热热。

她来回用手抚摸着挺足的大肚皮，亟待腹中的小生命降生人间。

她料定这第四胎是女婴，她头胎生女儿狄向前，二胎生次女狄芳芳，三胎生长子狄志高，这四胎不会是男孩。在号称共产共销供给制年代，人民政府早已发下哺乳期孩儿两个月的保姆费（仅此一回）。

她手很巧，年纪轻，有精力，心里又喜滋滋高兴，做了不少衣衫，其中有一件漂亮的俄式连衣裙。——后来，狄银生（就是三丫头我）至今还能依稀地记得那件十分漂亮的裙子：上衣泡泡袖淡黄色，下连粉红色喇叭裙印着同色小花，腰间的裙带向后围系着；穿上彩色连衣裙跑起路来，一路的飘逸一路的花绽，够讨自己和路人喜欢。

也许是这三丫头来的正是时候，也许是汤大伟这小母亲坚信自己硬朗矫健的身板子定能多生子女而成为“英雄母亲”——那年头，做妇女的谁不想当光荣妈妈呢？汤大伟小母亲对这回怀孕生育特有兴趣，总是满脸喜气洋洋，笑呵呵地等待这个能永远幸运的女婴降生。

八月十六日，母亲汤大伟正常分娩一个胖胖的小囡。

母亲的奶水好，女囡不到百日比别人家的孩几个头大，白胖胖的象个“奸商”。于是，“奸商”“奸商”这绰号便叫开了，狄德直、汤大伟的同事来，都不叫女囡的乳名而叫“奸商”。汤大伟欢喜点着这三丫头的脑袋重复着“奸商”“奸商”这有趣的别号，她一边嘴里还唠叨着：“再能养个这么好的就好了！”

眨眼间几年过去了，六岁的我（银生）连同姐姐向前、芳芳、哥哥志高围绕着母亲，用惊异的目光盯住母亲，寻问道：“妈妈，你说的哪门子天方夜谭？”“妈妈，你说的什么奸商，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仿佛追究母亲变戏法似地幻化出一个小生命！

每当此时，母亲便伸出右手食指点着我的脑袋说：“是你呀，就是你银生呀！你现在象个瘦猴，可你小的时候，别人都叫你‘奸商’。”

我马上想起了：怪不得前天有个大人带着她的那个跟我年龄相仿的男孩，抓住我便问：“你是‘奸商’？这么大啦！”

我虎生生地望着她无言以对，好生委屈！

我噘起小嘴，生气了，不愿别人这么带侮辱性的称呼我。我一个瘦筋筋的苗条的女孩子，压根儿没有便便大腹，好端端的，叫我什么“奸商”，好叫我苦恼！但胖墩墩的女囡，这毕竟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在三岁前确有过饱满丰赢的“辉煌的年代”！

.....

母亲怀了小五（二弟习斌）后，降生才几个月的我已吮不到母亲的奶水。母亲的同事们张罗着找保姆照应我。偏巧这时瓜县嘉禾乡刘家垛的刘姓妇女丢下比我大两个月的女婴来城里谋生。她踏进我们狄家门给我喂奶，竟留下带了我与我弟习斌、我妹宁伍三个孩子。

母亲看着急需奶水嗷嗷待哺的我，便留下了嘉禾乡的刘奶妈，

向她交待了喂哺孩子的程序，边让老祖母狄陈氏协助刘奶妈带好我。从此以后，我就成了刘奶妈的宝贝孩子了。

刘奶妈家穷，出来谋生找工作，投东家，奔西家，寻求雇主，好不容易来到我们家已耽搁了一个星期六七天时间，奶水全都胀回去了，她心急如焚。

她只好偷偷地跟我祖母说：“奶奶，你是大好人，我这里给你老人家下跪，宝宝怕是喝不到我的奶了，我尽心尽力地喂她。行行好，请求奶奶不要对宝宝妈妈说，不要赶走我。”

我祖母狄陈氏二十二岁起就守寡，守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拉扯大我父亲狄德直，她最懂得女人的艰难，同情怜悯刘奶妈，与刘奶妈取得了默契，但瞒哄是不顶事的，这怪我这个“奸商”，偏偏小小的胃不适应烂粥和米糊糊，抗争，绝食，死也不肯吞咽。没几日，得了百日咳，咳嗽惊动了母亲，这可象挖了刘奶妈的心。我就医前，母亲凭着女人生活的直感查问刘奶妈：“孩子怎么啦？是不是你没有奶水了？”

刘奶妈听了母亲的责问，她心里必然交织着自愧与委屈，穷苦的女佣刚找到个东家，当然不想被东家不光彩地辞掉——失业，慈心的母亲是有孩子的女人，怎能让几个月的宝宝受半点儿委屈？！

.....

她真要难受得哭鼻子掉酸泪了，硬忍住，拖着哭腔说：“汤同志，我出来后，奔了几日，稀里糊涂地也没吃上顿饭，奶水不知怎么的都胀了。你行行好，留着我，我会尽心尽意疼宝宝；不留我，那该是老天对我的报应，怪不得你。”

母亲见刘奶妈泪水汪汪，心里理解农村贫农妇女的困顿，便慰她：“刘奶妈说哪去了，哪能叫你走？你一进我们家门，我就看出你老实，你跟我们家小丫头有缘，我留下你，你不跟我讲明，我也知道你的为难。但有句话给你挑明，往后，大大小小的事都不要瞒我，我

汤大伟快人快语，就是不喜欢做假。”

刘奶妈连声说：“谢谢汤同志恩典，谢谢……”见妈妈摇手，她才没说下去。

打那以后，天晓得，我这“奸商”什么也不懂，也乖乖地吃刘奶妈喂的糖水和米糊糊了。好象几个月的小囡就知命、认命，大概女人生来就是到人间受罪的……

百日咳是伤人，尤其是对幼小的孩子，我这“奸商”蚀了大本似地瘦下去，终究胖不起来，而四肢却仍然特别硬朗。

母亲后来常跟我提起这样的话：“你爸男人味十足，从不肯抱孩子，唯独你例外，小时候跟你大姐二姐三哥不一样。你倒乖巧，七八个月时，就能在你爸爸手里“打蹬蹬”。你这鬼丫头！”

是这么回事！我父亲比我母亲小三岁，大妻小夫是农村常事，他对妻尊重，对孩子一向用他自己特殊的一种方式表达父爱：见到女孩，用手摸摸柔发，我得殊荣，他常抚摩我细细柔柔的“黄毛”——人说“黄毛丫头”也是有根有据的；见到男孩，一般不理睬，有时拍打头部或者小屁股。打脑壳，打脸额，我们这里一带地方叫“打冲根”。我记得志高哥哥给爸爸“打冲根”，打完后，爷儿俩傻里傻气地相视而笑。

奇怪的，父亲每次下班回家，都给我这女囡“打蹬蹬”，我笑得格、格、格……我七八个月的孩子哪记得这么多，当然是大了点，听母亲和祖母说的。

事情可有趣得很，父亲一给我打了“蹬蹬”，我总是硬铮铮地立起两条小腿，两个小膀臂颤巍巍地甩弄着，还一张小脸咪咪地直笑，逗得大人们笑得前仰后跌。也许，就是因为我这“奸商”天生的讨人喜惹人爱因素，使得父亲始终地呵护着我这不大不小的男性型的女儿。我父母共生我兄弟姐妹九个，我是老四——也可叫小四，是占中间的位置偏上，上只有三个，下却有五个，我又有“奸

商”的美号。

妈妈常跟我与别人说：“从小五习斌生下来后，‘奸商’和刘奶妈才亲热哩，早早晚晚，相偎相依，食宿都在一块儿，谁也分不开她们。‘奸商’就是‘奸’，有奶便是娘，她连没奶的奶妈也认做娘；就是不肯认我这个亲娘汤大伟！”

小小年纪，过生日时节，别人询问我：“‘奸商’，妈妈呢？”

我就自然而然地伸出又白又嫩的小手指着刘奶妈说：“妈妈！”

概念完全搞颠倒了：刘奶妈当亲娘；亲妈汤大伟对不起，只屈居“阿姨”的末座了。

七岁，刘奶妈离开我们狄家回嘉禾乡后，我才随星转斗移时光流逝而逐渐将那位“亲奶”刘奶妈遗忘了。

母亲是宽宏大量的，有时也发妒火，这往往是由我惹起的。母亲说我这样说：“这油条是我吃的，谁要，都不给。但第一送给刘奶妈，第二送给奶奶，第三送给爸爸，就是不给妈妈……”

我听了，总认为母亲说的话，是她在杜撰、在捏造。

我自己辩护道：“我是赫赫有名的孝女，哪会这样子，不给亲生母亲吃油条？”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从那周岁的照片中，捕捉到母亲的话语不无道理。

那张照片是我和刘奶妈合摄的，画面是：一岁的我坐在刘妈的怀里，我右只手拿着煮鸡蛋，小嘴巴里还含着块糖，左只手拉着刘奶妈的手，直瞪着镜头笑嘻嘻，不胖不瘦，一副俏模俏样。

妈还说：“四丫头小时长得特别好，越大越丑了！”

妈妈还说：“四丫头小时候一副能干相，家里人外头人都喊她做‘小提姐！’”

是这么回事，天生我，有贬，也有褒，贬名叫做“奸商”，褒名叫做“提姐”。

直至今日，我总喜欢别人称我为“提姐”。当然，绰号“奸商”也不坏，说明我小小时长得白白胖胖，象大腹便便的奸商。名字难听，实质却美。读者同志，你说是不是这回事？

二 滚成泥人

小时候，是最活泼又最调皮的时候，浑身精力用也用不完，好象开动的机器停不住，总喜欢跟在志高哥哥身后，象他的身影随着他，东南西北中，到处蹦跳颠簸不止步。

我虚三岁那年，我的家当时住在瓜城地区手工业局——现瓜城市第一医院东面的轻工业局内——大院里，一群孩子中志高哥哥算最大的，成了孩子们的头领——“小统帅”。

我呢，是群中的小不点，步履蹒跚，走几步路还不很稳重。

手工业局大院要砌西面小河的鱼塘。

志高哥哥带领着一群孩子呼啸着向小河边跑去。我呼扇着一双小脚赤溜溜地往那儿跑，紧紧地跟在这个小队伍尾巴后。

不一会儿工夫，小河塘里的水很快少了，全部抽光了，河坎露出来了，蹦跳着鱼虾，弯腰曲背的男男女女在忙乱地伸手捕鱼捉虾抓蟹。

水只有薄薄的一层，鱼虾在挣扎蹦跳，螃蟹在四处横爬，大人们一边捕捉，一边在欢笑，一边炫耀战绩，一边挥甩被咬痛的手指，真是一幅热闹非常的人与小动物搏斗与戏耍的场面，谁如画下来，定准是一幅极生动有趣的美画！

在塘边观看热闹的小鬼头们更是兴高采烈地在奔来跑去，边追逐赛跑，边欢腾呐喊：

“哪儿有一条大鱼！”

其实没有手掌心大的小鱼。

“瞧！哪儿有只大螃蟹！”

不过是铜板般大的小螃蟹。

“啊呀，大甲鱼！大甲鱼！”

“大甲鱼”的龟背跟五枚硬币大不了多少。

在这起哄狂喊欢笑声中，我这最细的丫头心不比哥与姐小，跟着笑喊，跟着飞跑。

只顾撒野只顾乐，跑得越来越快，哪顾对面有个大人冲撞过来。

那个大人的大脚板真厉害，轻轻地一扇，就把我梗到河边斜坡上，叫我跌了个骨碌，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就呼噜噜呼噜噜滚翻下去，眨眼间，我一直翻滚到河心底里。

这个莽撞的大人吓呆了。

别的大人们都惊诧了、站住了、痴望了……

待志高哥哥反应过来，他顿时暴跳如雷，冲着那个撞倒我的大人直着喉咙呼叫起来了：“你还我妹妹！你赔我妹妹！你快赔我个妹妹！”

这时，我被一个大人托上了河堤。我浑身上下，除去忽闪闪的一双大眼睛外，成了一个脏兮兮的散着一股怪味的淤泥包。

听志高哥哥这一声喊、那一声叫，都向那莽撞的大人讨妹妹，我以为他再不会要我这个脏兮兮臭烘烘的泥人妹妹了；我以为那个莽撞飞跑的大人真能还他一个干干净净的妹妹。

我急忙忙、吓乎乎、乱糟糟、苦凄凄……在堤上跳着小脚……

我带着哭腔喊将起来：

“哥哥！你不要我啦！”

“志高哥哥！你不要‘奸商’妹妹啦！”

“你哥哥为什么不要妹妹呀？……”

“哇、哇、哇、哇！格、格、格！”

我又哭又笑起来了。

这一喊，

这一哭，

这一笑，把已经惊讶奇怪傻呆的大人们都逗乐了，塘上塘下塘里塘外，方圆半里地，爆发出一阵阵哄堂的大笑。

哄笑声刚落，响起了那个莽撞的大人的大喉咙了：“筛仔，我还你妹妹！”

筛仔，是我志高哥哥的乳名。

我妈妈在生我大姐前生了两个男孩即我的最大的两个哥哥。

我奶奶狄陈氏迷信，最信奉观世音菩萨，她说：“我狄德直儿子家两个活蹦乱跳的儿子被病魔夺去了小生命，我第三个孙儿一定象狗儿样健，活一百岁！”她心里却担心第三个孙儿长不大，因此，当我母亲生下我三哥时，奶奶就用大筛子（糠筛）等着。奶奶相信算命先生与巫婆的话，说用筛子筛出的孩子好养——好生存、长命百岁——由此，别人就喊三哥的小名为大筛子。我可不喜欢三哥这乳名，什么大筛小筛子，还不如我那“奸商”绰号来得好！这时，我听说那莽撞的大人答应“还你妹妹”，我看不懂，他怎么个还法，难道除我这脏泥人妹妹，那大人还能变出个干干净净妹妹还我志高哥哥吗？！

正在我这样胡思乱想的当儿，只见那个莽撞的大人伸出两只长细毛的大手，右手拉着我脏兮兮的手，左手拉着的志高哥哥的手，笑嘻嘻地急匆匆地跨着大步往回赶。

我不知道他把我三哥与我往哪里拉，我想从他手里挣脱，我三哥志高也跟我一样，但那人力气好大，我和三哥都挣脱不开，只好由那人紧紧捏住往前拖着跑着的了，我真怪这大人不好，原来他说赔我三哥哥妹妹，就是赔我这脏兮兮臭烘烘污泥人！

原来拉到我们家去！

那莽撞的大人终于松了手，把我和志高哥哥交给我奶奶狄陈氏，并向我奶奶狄陈氏弯腰鞠躬道歉：“狄奶奶，我太莽撞，跑路太快，撞倒了你小孙女‘奸商’，害她下鱼塘，滚成一身污泥，实在对不

起，不晓得有没吓着了，请你将她沐浴后请医生看看。”

我奶奶认得这个大人，大概是我爸爸的机关里的同志，就没责怪他，反客气地说：“我孙儿孙女是顽皮孩子，她不会有事，只是要你送他们回家来，还要谢谢你……”

不待我奶奶说完话，那大人连忙抢着说：“狄奶奶，你太客气了，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狄奶奶，那我告辞了！”

他转身走。

奶奶客气地说：“你同志好走啊！”

“好！好！”他走了。

奶奶送走了这个不受欢迎的“大”客人，她没有责怪三哥带我去逛鱼塘闯祸，将我的上下身脏衣服扒个精光，扔进水桶，用温水将我浑身上下洗个干净，立时立刻，将我塞进被窝里去。

一会儿，天便黯淡下来了。

再一会儿，已到了晚上了。

奶奶细细用灯光照看我脸色眼睛，她发现我的脸上眼里有点惊怖神色，她有点着慌了。

她不听那大人的劝告，不把我送给医生看，她信佛信神信鬼信灵魂，她说：“丫头中魔，得‘叫魂’！”

她教唆我：“小提宝，奶奶给你治病——叫魂去。我在外头叫魂，你在我怀里要应声，你懂吗？”

我哪里懂什么叫“叫魂”，但奶奶问我，我只好不懂装懂地说：“我懂。”

奶奶又叮嘱我：“我叫魂，你应，记住了？”

我又只好点点头。

奶奶把我抱在怀里，走出房外，朝着出事的那个鱼塘的方向干着嗓子叫喊：

“提宝啊，别怕呀！跟奶奶回家转呀！”

我本来倒心中没有害怕，没有病——没有掉什么魂呀，给奶奶抱到房外黑暗中，又听见奶奶带恐怖的喊魂归家转，倒汗毛竖了，害怕起来，躲进奶奶温暖的怀中不敢吱声，……

奶奶见我不应，就说：“提宝，你忘记了奶奶的吩咐？”

这话轻轻的，只让我听见，别的佛、神、鬼是听不见的。

奶奶重新向鱼塘方向叫魂了：“提宝啊，别怕呀！跟奶奶回家转呀！”

这回，我大着胆应了：

“奶奶呀，提宝别怕，跟奶奶回家转呀！”

奶奶她咬着我耳朵说：“提宝，你不能这么应……嗯，你不懂……”

奶奶急忙将我抱回房里，将我塞回热被窝，然后，奶奶跟我二姐芳芳嘀咕了两句什么话儿，又忙把我抱出屋外，叮嘱我“不要你应了，记住！”

奶奶还是脸朝那鱼塘的方向喊起魂来了：

“提宝啊，别怕呀！跟奶奶回家睡觉呀！”

我听着，跟前两次一样，只多了“睡觉”两个字眼。这回，我不敢应，奶奶不许我应，也不用我应。

正这时，我听见房里一个女孩子的应声：

“噢。”

我听出是二姐芳芳的声音，觉得好听。

奶奶又来了，还是向鱼塘的方向喊魂：

“提宝啊，别怕呀！跟奶奶回家睡觉呀！”

房里的二姐芳芳象应声虫似的，立即回了一声：

“噢。”

奶奶抱住我还在喊魂：“提宝啊，别怕呀！跟奶奶回家睡觉呀！”

我觉得这喊魂，奶奶喊在屋外，二姐应在房内，倒蛮有趣，就跟

着二姐芳芳应“噢”的同时，我也张开小嘴巴要将“噢”往外吐。

但奶奶可凶，她腾出左手，将我小嘴巴封住，不让我这个“噢”字吐出。

我真不懂奶奶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两个女孩子都应，力量大，魂不是更快喊回来吗？！

奶奶一边抱我向回走，向屋里走，一边仍喊魂：

“提宝啊，别怕呀！跟奶奶回家睡觉呀！”

房内二姐又是应一声“噢”。

奶奶终于喊着我的魂，把我抱回房里了。

我奇怪，问奶奶：“奶奶，你喊魂，为什么要边走边喊，喊这许多次呀？”

奶奶用又粗又热的大手抚摩我的头与脸说：“你的魂认不得归家进房的路，多喊几遍，引魂回来。你看，你脸色红润了，魂回到你身上来了！”

奶奶笑，二姐芳芳笑，三哥志高笑，我也笑。

我还是不知什么叫喊魂；这夜，我睡得跟往常一样甜。